

融
堂
書
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徐

撰者 錢 時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融 堂 書 解

(本書校對者 滕秉全)

朱進書原劄狀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公喬行簡劄子。臣輒有奏陳。仰干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于延見諸生之次。聞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寶謨閣學士楊簡遊。蓋其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袁甫。昨任徽州。與故太府丞鄭之悌守嚴州日。皆嘗一再禮聘。莅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集。已而得其講篇。其于辨析義理。參錯事物。發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紹興府。汪綱亦嘗延講至郡。臣始屬綱求其所著之書。有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之有所本。其作兩漢筆記。類皆痛漢氏襲秦之弊。而尤反覆致意于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又見其學之爲有用。臣遂因綱以延其來。與之相見而款扣之。見其氣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靖康間。其大父疊。值睦寇陸梁。金人入浙。糾率捍禦。幾著奇功。朝廷嘗爲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激昂。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此亦奇士。而不使得爲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讀國史。至眞宗皇帝于禁中壁間見穆脩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即問侍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固大臣之所當言。亦聖主之所樂聞也。時嘗詣漕司文解。比歲已該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聖經以自隱。儻今不加收用。使之終老山林。則國家有遺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咎矣。臣愚欲望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

郎昇以祕閣校勘。仍乞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乙覽。如其果有可采。則乞次第錄用。庶以究其所蘊。有補斯世。伏候勅旨。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萬一薦。準尙書省劄備特進左丞相劄子。奏陳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特補迪功郎。昇以祕閣校勘。行下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御覽。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嚴州。臣除已恭稟。繕寫錢時所著述書。計一百冊。開具數目如後。須至上進者。

家塾尙書演義三十冊。

學詩管見三十冊。

周易釋傳二十冊。

四書管見八冊。

兩漢筆記一十二冊。

一、右件書一百冊。用黃綾背襖。黃羅絹裏。夾複五條。象牙牌五面。紅絨條繫。綵畫木匣五隻盛貯。鍍金鐵鎖並全。謹具狀上進。以聞。謹進。嘉熙二年九月日。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萬一薦上進。

目錄

卷一

虞書 堯典 舜典

卷二

虞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卷三

夏書 禹貢

卷四

夏書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五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卷六

商書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卷七

目錄

目錄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八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九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卷十

周書 洪範

卷十一

周書 旅獒 金縢 大誥

卷十二

周書 微子之命 康誥

卷十三

周書 酒誥 梓材 召誥

卷十四

周書 洛誥

卷十五

周書 多士 無逸 君奭

卷十六

周書 蔡仲之命 多方

卷十七

周書 立政 周官

卷十八

周書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卷十九

周書 畢命 君牙 冏命

卷二十

周書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臣等謹案融堂書解二十卷宋錢時撰時字子是涇安人受學于楊簡熙寧中以丞相喬行簡薦授祕閣校勘遷史館檢閱所著惟兩漢筆記尙存于世而此書向尠傳本故黃震日鈔明胡廣等書經大全俱未徵引其說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今據永樂大典中散見各韻者依經文前後次第哀

掇編輯中惟伊訓、梓材、秦誓三篇全佚。說命、呂刑亦間有闕文。餘皆篇帙完善。時之意主千表章書序。每篇之首皆條其大指。其逸書之序則參考史記核其時事以釋篇題。復采經典釋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所引馬融、鄭康成諸說引伸其義。其旁搜遠紹之意亦可謂勤且篤矣。唐人解經多墨守注疏。宋儒始好出新說。每不免于穿鑿支離。時所解如義和曠職則本諸蘇軾。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則仍用孔安國傳。康王之誥則兼采張九成書說。信能擇善而從。不專主一家之學者。至以秦誓爲告西岐師旅。牧誓爲告遠方諸侯。自抒心得。未嘗依傍前人。又謂武成本無脫簡。中述武王告師之辭。後爲史臣紀事之體。康誥首節以周公初基定爲未營洛邑。封康叔以撫頑民。不當移置于洛誥。尤爲卓然有見。不惑于同時諸儒之曲說。其取材博而精。其樹義新而確。蓋宋人經解中僅見之書也。葉盛水東日記載嘉熙二年知嚴州萬一薦準尙書省劄取進時所著書奏狀一通。首列尙書演義三十冊。而永樂大典所載實名融堂書解。疑爲晚年刪削更定之本。今從永樂大典所稱書名題之。而仍以原劄狀二通錄冠于前。又經義考作八卷。未知何據。今考定篇第釐爲二十卷。詮次如左。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進士臣邵晉涵

融堂書解卷一

宋 錢 時 撰

虞書

堯典

堯唐帝謚。堯初爲唐侯。後有天下。因號曰唐。典常也。聖人脩身齊家治天下。無非生民日用之常。非有他道也。何謂常。民彝是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典。卽此常也。堯盡此常道。所以爲聖人。名書曰典。以明書之所紀皆常道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案。書序舊爲一篇。注疏本分載每篇之首。而逸書總繫于後。錢氏書解。其篇目雖不可得見。釋其文義。首釋篇題。次解書序。然後分

解經文。知其編次之法。本于注疏。今仍載書序于篇首。其解逸書序者。亦以次附載。無不聞曰聰。無不見曰明。自然有條理。謂之文。無所不通達。謂之思。思曰睿。睿作聖。是也。所謂光者。卽

其本心也。宅猶居宅。言天下皆居其中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順考也。書作于後世。故曰若稽古。

案。若稽古三字。鄭康成以爲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孔傳以爲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大旨略同。錢氏斷爲後世追溯之辭。自錢氏說行。而舊

解遂

放勳、堯名也。明文思已見序說。作書者首著一欽字。甚爲切要。聖學工夫全在敬上。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敬不敬而已。言能欽明文思。而又曰安安。則應酬萬物。交錯萬事。略無動靜之可言。終日如是。終年如是。終身如是。而未始須臾不安也。作書者無以形容。而謂之安安妙矣。不曰四海而曰四表。表則無際畔。不曰天地而曰上下。上下則無限量。四表上下皆在此光明之中。範圍天地其大無外也。作書者非聞道。非深知堯安能如此形容。讀之使人敬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明於變時雍。

俊德。馴德之士也。

案史記堯本紀。引書作克明。馴德。錢氏之說。本于史記。

克明。猶灼見也。堯惟灼見俊德而用之。故以之親九族。

則九族盡睦。以之章百姓。則百姓昭明。以之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也。既者。盡也。平章者。均平而表章之。旌別之謂也。後世不能化民成俗。皆由善惡混殺。無所別白之故。可勝歎哉。于是表章之。則是是非非。如辨黑白。百姓皆昭然著明矣。萬邦之廣。風俗各不同。不有以協和之。則國異政。家殊俗。何由化洽。協合也。黎衆也。協和萬邦。則天下一家。皆在春風和氣中。黎民自然丕變致時之雍和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在顓頊帝時名重黎。在堯時名羲和一也。乃命在於變時雍之後。見得齊家治國平天下。聖人急急不容少緩。直是治道無纖毫欠缺。方無愧于天下。方命羲和治歷明時。象者。象時之節令。歷者。所以書之而授之于人也。日月星辰。乃天運自然之序。一毫人力無容于其間。堯命羲和。不過敬順其自然。

耳。此心之敬，與天通一無二。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無他敬而已。若昊天以治歷，只是敬授人時耳。所以布歷亦只是此敬。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前一節是總命羲和，此下四節是命四子分主其事也。

案：以羲和爲四子，說本班固。

嵎夷，青州之地，正東方也。夏秋

冬皆以方言，而春以地言，則知四方各有其地，以表東西南北之正。彼此可以互見。寅賓，敬導也。亦非旦旦有所賓導之儀也。時當興作，一念微懈，即乖日出之義。平秩東作者，所以敬導也。帝出乎震，春事自此而興，故即東作爲言。均平而秩敘之，使各適其平，各循其序也。嘗聞之良農云：春事之興，耕耨糞壤，以至布穀立苗，次第井井，各有日數，不容少緩，一失其候，即大耗減。以此一端推之，則平秩二字，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在是，不得其平，不得其序，則與暴殄天物無異。豈細事哉！殷正也。民之分析，就農而言，故曰厥民析。先言東作而後言析者，平秩、羲仲之職也。析以就東作，民之事也。脩職于先，趨事于後，理當然也。鳥獸孳尾，昆蟲草木無一非聖人職分中事。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南交，或謂南方交趾之地，恐非。且東曰暘，西曰昧，北曰幽，皆明著其義而繼陳其職業。若南方交趾，則其義不明，或謂南方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其義亦未足。前乎此，則作于東；後乎此，則成于西。南離明之地，正居春秋之間，爲東作西成之交會，故謂之南交。萬物皆于是而化育也，故謂之南訛。居南方

則爲東西之交。時則宜平秩化育之事。敬以致其功也。春曰寅賓。秋曰寅餞。皆在平秩之先。夏言敬致。獨在平秩之後。蓋順日之出而平秩乎東作。順日之入而平秩乎西成。皆因天時之至而修人事也。至于化育之功。則人力無容于其間。不過均平秩斂其事。如當種則種。當耘則耘之類。敬以待化功之成而已。自修人事以待天時也。敬致之義大矣哉。厥民因者。因東作之事而踵成其役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日出而明。故曰暘谷。日入而暗。故曰昧谷。非真有此谷也。

案：隅夷。史記作郁夷。昧谷。史記作柳谷。則似實有其地。然馬融以隅夷爲海隅。鄭康成以西爲隴

西之山。復儒求其地以當之。究不得確證。故錢氏爲指日出日入而言也。

日之升。如自谷而出。日之入。如從谷而納也。寅餞亦非日之將沒真

有所謂餞送之儀也。平秩西成。所以寅餞也。物至秋。率成實。均平秩斂其事。使之刈穫收斂不失其宜。此卽隨時之義也。春從日出之方而言。秋從日入之方而言。秋之言宵。義當然也。夷。平也。秋成。則民可息肩。平夷無事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三時皆平秩。而冬獨言平在。蓋用事之時。自發生至收成。宜順其序。故秩時已無事。宜防其弊。故在。在。察也。和叔所當察者。當不止一端。姑以農事言之。方其服田。則稼器田所常用。至冬則無用矣。于此而不察。則委頓弊壞。將無以待來歲之用。仲冬簡稼器。修稼政之類。皆平在之謂也。曰秩曰在。雖有不同。若其事之不可不均平。則一也。一有不平。便有偏而不舉之處。卽曠天職。卽墮天工矣。故秩在皆曰平。

堯命羲和于春曰鳥。以象言。于夏曰火。以次言。于秋曰虛。于冬曰昴。以宿言。迭舉而互見也。紀事立言之法如此。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命羲和以中星正四時。可謂精密。然日之餘者無所歸。則節候差舛。中星不可得而正。故于是又總命以置閏之法也。釐。正也。熙。順理也。天下萬事未有不因時而爲者。天時既正。方有以信百工而釐正之。庶績皆可順理也。堯典篇記羲和事居其半。或者以爲詳于天而略于人。是大不然。天人只是一事。聖人未嘗分裂羲和治歷。首命以敬授人時。終命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豈二事哉。百工無非天職。庶績無非天工。作訛成易之候。析因夷隲之變。以至鳥獸羽毛之微。無一而非天也。一象之差。一候之錯。一事之謬。一民之失所。一物之不得其宜。卽墮天工。卽曠天職矣。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發育萬物。豈後世星翁歷史所可知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時是也。先師謂上古未有道之名。惟言時。不言道。言順是者。我登用之也。嚚訟。多事口說好。力爭辯也。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愚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歎堯以大聖人在上。其視邪正如辨黑白。而在廷之臣。且未免以嚚訟爲啓明。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爲僝功。使當時不察一信其言而用之。則治亂安危之機在反掌間耳。後世知

人之明如堯者蓋寡。而朋邪黨引。罔上干進者皆是也。可勝歎哉。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洪水之勢。以其方爲民害。則統而言之曰湯湯。以其包沒山陵。蕩然無有限隔。則曰蕩蕩。以其勢泛濫滔天。則曰浩浩。詳味上文一方字。及下文一其字。則知民在堯春風和氣中。方被水害。亦未至于怨咨。此殆洪水之始歟。得其本心。則謂之順。失其本心。則謂之逆。順則爲吉。逆則爲凶。前章有所謂欽者。有所謂若時者。有所謂若予采。諄諄然提一若字。後世論禹之行水。謂行其所無事。咈者。逆也。與無事正相反。方命圯族。乃咈逆之事也。人之一身。凡所云爲。孰非天命。先覺者覺此者也。日用而不知者。不知此者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若小人。則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方命是已。宗族。吾之同氣。謂之天屬。治國平天下之道。必自此始。堯親九族。臯陶亦謂厚敍九族。圯。毀也。豈待相戕相賊。若夷狄禽獸然。而後謂之圯哉。纔不親之。纔不厚敍之。卽謂之圯矣。異已也。猶言已矣乎。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載是三考也。此上凡舉薦者三。堯皆不然之。至此段末。獨書績用弗成一語。以著帝堯知人之明。此史氏書法之妙。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

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潞。嬪于虞。帝曰。欽哉。

堯十六歲。自唐侯升爲天子。在位又七十載。是八十六矣。巽順也。庸命與方命正相反。惟弗。故方命能庸命。則足以順帝位矣。父則頑矣。母則嚚矣。其弟則又傲矣。一家之中。都是乖戾。略無一點和氣。常情處此。殆不可一朝居。舜處其間。能以孝道諧和之。薰烝不已。乖戾之氣。化爲乂治。烝者。如飢之炊物也。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虞氏也。舜。諡也。或者因有鰥在下。曰虞舜之語。遂疑其爲名。先儒謂書作于後世。故變名書諡。此說是已。不然。則孔子序書。禹湯文武皆稱諡。而于虞舜獨以名斥之。可乎。

案。此段當係舜典二字之解。永樂大典誤繫于舜典序之後。而轉于書序原解葉。

而不錄。蓋編纂者之疏失也。今書序原解不可得見。姑仍其舊。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首言協于帝。則堯之德皆舜之德也。行德于下。而升聞于上。見當時上下之相孚。命以位。爲一篇之綱領。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節史氏凡兩書納于二字。見得投之所向。無所不可。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遜讓之後。其辭旨往復。必更有節奏。但既不可得而終辭。故史氏略之。卽書受終之事。直是付託得人。仰不愧。俯不作。方無餘責。方無負于祖宗爾。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謂之政者。天文之休咎。君政得失之符也。人君與天一體無二。其所感召。如響應聲。古聖因名以政。見得一躔一度。皆是自家切己事。非徒課星翁歷史一藝之疏密而已也。齊者。各得其躔度之正也。一有不齊。責將孰歸。舜攝位之初。以此爲第一段事。其旨微矣。不然。則七政在天。而所以齊之者。斷斷在我。豈璿璣玉衡一器物之微。所可辨哉。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舜受終之後。都未他及。且先去察璿衡。齊七政。然後方告天地鬼神。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從違向背。吉凶禍福之機。獨于垂象可驗耳。聖人致察于此。正是盡恐懼修省之端。肆。遂也。其事不容緩也。類。先儒以爲非常祭。然周官有類社稷。則爲位之文。是社稷亦有類祭也。皇矣詩。是類是禱。注謂師祭。是出師亦有類祭也。豈皆非常之祭歟。六宗。三昭三穆。案。此解本張髦之說。精意以享曰禋。固善。豈享六宗之外。皆非精意歟。類卽禋。禋卽望。望卽徧。名不同耳。聖人有二心哉。周官謂以禋禮祀昊天上帝。是不獨六宗爲然也。

輯五瑞。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止言羣牧者。豈羣牧來覲而諸侯不皆至歟。觀班瑞于羣后。可見若諸侯皆至。自當併言侯牧。不應獨言羣牧。而下文班瑞卻言羣后也。況五瑞諸侯所執。以見天子者。今未覲羣牧。先輯五瑞。則是但斂而歸之上。非諸侯執之以至明矣。舜既致告天地鬼神。卽斂五瑞。及羣牧來覲之後。乃始班之。蓋諸侯統屬於羣牧。羣牧來覲。舜所以訪問賢否及政治之得失者。必有權度矣。非苟然輯之。又苟然班之也。五等圭璧。君上所賜。舜既攝政。宜有以正大權之所自出。一輯一班。陽開陰闔。斂散予奪。制之自我。使天下聳然不敢自必。豈苟然也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觀肆覲東后之文。則上文羣牧來覲之時。非是諸侯皆至。意義愈明。自此以後。直至歸格藝祖。方是了畢。看得此番止是攝位後大率提點一過。若奏言試功黜陟幽明。卻是後來五載一巡守之事。觀時月曰協。曰正。律度量衡曰同。五禮至一死。贊曰修。都不他及。可概見矣。禮雖有定式。不修則恐其廢墜。贊雖有定制。不修則恐其僭差。故五等之禮。玉帛生死之贊。于是皆修明之也。後世禮廢。風俗日壞。皆上之人不能修之事之始。則受終于文祖。事既畢。則歸格于藝祖。見得此事不是舜事。亦不是堯事。乃祖宗之事。始終敬此一事也。一歲之久。上自朝廷。下至方岳。享祀鬼神。覲見侯牧。以至歷象日月。禮樂